

走近名人文丛

中国工人出版社

母

亲



**走近名人文丛**

# **母 亲**

**闻一石 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闻一石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4  
(走近名人文丛)  
ISBN 7-5008-1853-X

I. 母… II. 闻…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  
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8692

---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18779 64217340

印 刷： 北京通县鑫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6年8月第一版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2

印 数： 1~5060 册

定 价： 18.60 元

## 内容提要

母亲是一盏灯，温暖着、照亮着人的生命旅途。  
身患晕病，儿子为之偷摘一朵治病的芭蕉花，她却大大地生气了；

以浓浓的爱拥抱着女儿，她在缓缓讲述温馨动人的往事；

苦命的她，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他读书，要他做个有出息的人；

为人后母，她含辛茹苦，苛己宽人，付出了一个母亲完整的爱，就在人生灯盏的油将要耗尽之时，想的依然是孩子们；

在困境中挣扎，她争强好胜，善治家业，以严厉表示了对孩子的爱，以怨恨表示了对丈夫的爱；

.....

什么样的字眼，能够表达一颗母亲的心呢？什么样的线条，能够画出一幅母亲的肖像呢？

这里选收的四十二篇名人佳作既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蕴含着关于母亲、关于人生的启示与思索

.....

##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代序）

汪曾祺

孝大概是一种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思想。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sup>①</sup>，中国人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总是不能忘记。父母养育儿女，也确实不容易。我有个朋友，父亲早丧，留下五个孩子，他的四个弟弟妹妹（他是老大），全靠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母亲有一次对孩子说：“你们都成人了，没有一个瘸的，一个瞎的，我总算对得起你们的父亲！”听到母亲这样的话，孩子能够无动于衷么？中国纪念父母的散文特别的多，也非常感人。

欧阳修的《泷冈阡表》通过母亲的转述，表现出欧阳修的父亲的人品道德，母亲对父亲的理解，在转述中也就表现出母亲本人的豁达贤惠。“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后知汝父

① 见《诗经·蓼莪》。

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是真能对丈夫深知而笃信。“……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衿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耶？呜呼，其心厚于仁者耶？此吾知汝父必将有后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居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这样的见识，真是少见，这是一位贤妻，一位良母，叫人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东方的，中国妇女。

归有光对母亲感情很深，常和妻子谈起母亲，“中夜与其妇泣，妇亦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世上有感情的人，都当与归有光同声一哭。

写父亲、母亲的散文的特点是平淡真挚，“无所衿饰”，不讲大道理，不慷慨激昂，也不装得很革命，不搔首弄姿，顾影自怜。有些追忆父母的散文，其实不是在追忆父母，而是表现作者自己：“我很革命，我很优美”，这实在叫人反感。写纪念父母的散文只须画平常人，记平常事，说平常话。姚鼐《陈硕士尺牍》云：“归震川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王世贞说归文“不事雕饰而自在风味”。王锡爵说归文“无意于感人，而欢娱惨恻之思，溢于言表”。但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姚鼐说“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其实也不难，真，不做作。“五四”以来写亲子之情的散文颇不少，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还得数朱自清的《背影》。朱先生师承的正是欧阳修、归有光的写法。

中国散文，包括写父母的悼念性的文章，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有一个断裂，其特点是作假。这亦散文之一厄。

造成断裂的更深刻的原因是政治。不断地搞运动，使人心变了，变得粗硬寡情了。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东

西，叫做“划清界线”，使亲子之情变得淡薄了，有时直如路人。更有甚者，变成仇敌，失去人性。

增强父母、儿女之间的感情，对于增强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是有好处的，必要的。从文学角度看，对继承欧阳修、归有光、朱自清的传统，是有好处的。继承欧、归、朱的传统的前提，是人性的回归。

再也不要搞运动了，这不仅耽误事，而且伤人。这样才能“再使风俗淳”。

因此，《走近名人文丛》的编选是有意义的，意义不只限于文学。

1996年4月2日

# 目录

---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代序）	4	汪曾祺
芭蕉花	1	郭沫若
我的母亲	5	老舍
寄小读者·通讯十	11	冰心
我的母亲	17	茅盾
最初的回忆	21	巴金
我的母亲	54	胡适
先母事略	60	周作人
母亲的时钟	67	鲁彦
母亲	75	石评梅
慈母	86	冯沅君
我的母亲	95	邹韬奋
我母亲的生平	101	丁玲
我是妈的命根子	114	萧乾

---

在别墅	123	李广田
母亲	127	李霁野
长江轮上	132	叶 紫
母亲	138	黄药眠
苏州拾梦记	146	柯 灵
母亲的记忆	153	孙 犀
梦里依稀慈母泪	155	秦 牧
我的母亲	162	汪曾祺
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	167	荒 煤
母亲	174	碧 野
母亲	180	叶君健
我的母亲	188	冯亦代
老屋窗口	192	余秋雨
母亲	200	肖复兴
花朝节的纪念	234	宗 璞

---

母亲的厨房	241	张洁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250	刘心武
我的母亲	266	叶楠
追念母亲	272	叶至诚
母亲养蜗牛	298	梁晓声
合欢树	306	史铁生
母亲的看	310	韩少功
母亲	313	雁翼
帘子	319	韩石山
爱就是痛苦	323	绿原
母亲的照片	335	戴厚英
只跪大地,只跪母亲	341	管桦
追念远行的母亲	351	杨匡满
我的母亲	366	郁风

郭沫若

## 芭蕉花

这是我五六岁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奶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奶在农人家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奶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奶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恢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不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

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夹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我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

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不知为什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什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罢？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什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老 舍

## 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夫，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做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地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

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家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

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了，街门是开着的。“鬼